

从过程哲学的视角解读生态纪产生的必然性

李世雁,王志平

(沈阳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023)

摘要: 作为后现代哲学基础的过程哲学,认为过程是根本的、现实的,存在是创造性的过程。这也是生态纪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过程哲学和中国哲学同样解构了二元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过程哲学指出了科学产生掠夺自然的原因,同时从过程的视角也可以看到科学本身对自然的真实解读。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生态纪思想,提出走向生态纪元是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未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的共同体的关系。

关键词: 过程哲学;科学技术;二元论;生态纪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5)06 - 0025 - 03

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能源资源匮乏、物种濒危、人口问题、粮食问题、技术异化等等一系列异常复杂的问题,向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这是整个地球共同体的危机。然而,危机也是新生的契机。走向生态纪是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未来,这是过程的必然。过程哲学就是生态纪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它在过程的视角下解析人与自然,诠释生态纪是地球共同体的未来。

一 生态纪产生的哲学基础——过程哲学

过程思想,追溯其久远之根,西方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东方可以追溯到佛教。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佛教的有因必有果、因果循环,都是过程思想最早、最经典的表述。追溯近代对过程哲学的产生有着杰出贡献的是怀特海和哈茨霍恩,以及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的约翰·科布和大卫·格里芬。

过程是根本的。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认为:实体是过程阶段很多可分的部分联结成一个个体。岩石、太阳系、计算机都是个体的聚集体,它们都由原子、分子组成,原子、分子也是如此。每一事物都是经验的机遇或由经验机遇的诸个体构成。不存在物质实体,存在的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事件、物质实体是由一定种类的相互关联的事件系统构成。过程的宇宙是关系的、联系的、而非原子的或神意的。^[1]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并不存在氢原子,而是存在着质子和中子相

互作用的关系,还有与核外电子的关系。过程思想认为,每一事物都是关系中的事件,环境中的事件。

所有的现实存在都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原子核就是质子和中子相互紧密联系、相互关系的创造性过程。“所有的现实存在都是一种能量存在,是一系列复杂能量事件的结合。不存在物质与精神的绝对对立。上帝和我们的精神都是能量事件,正像每一事物都是能量事件一样。”^[2]怀特海也把这种能量事件称为经验机遇。每一能量事件都有两极:一是物理极,二是精神极。物理极是过去能量事件的纯粹重复;精神极具有主体性,对于最初目的,未来将怎样发展有一定的决定性,也就是大卫·格里芬所说的创造性的自决。现实的存在是一种高级的创造过程,在其中过去的事件被结合进现在的事件里,也将被未来事件所占有。^[3]既然连精神都是能量事件,那么就不存在二元论所认为的两个绝对世界。二元论认为,世界有两个不分先后、互不相关、平行存在和发展的世界本原,即具有广延性的物质实体,具有思维属性的精神实体。二者互不依赖,各自独立,但是精神实体优越于物质实体。在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二元论认为灵魂独立于身体,自然界毫无知觉,可以肆意控制和掠夺。自然是无序的,需要用科学去控制,推崇理性,否认自然的创造性,导致极度阳性的现代文化,以及把我们人类包括在内的生态危机。自然界中很多物种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过程哲学为后现代所彻底改变的世界形象建立了一种

【收稿日期】 2005 - 08 - 24

【作者简介】 李世雁(1963 -),女,吉林省农安县人,沈阳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哲学、环境哲学、过程哲学;

王志平(1964 -),男,辽宁沈阳人,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环境哲学、技术哲学。

新的理论理解。它认为,过程既有通常意义上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历程,即变化、生成、增长、衰亡的过程,也有另一种是过程哲学思想所赋予的新意,即正在发生着的创造性的共生活动。也就是说,过程体现为转变(transition)和共生(concrescence)。转变构成了暂时性,它是一种现实个体(又称经验机遇)向另一种现实个体的转化。每一个现实个体都是一些转瞬即逝的事件,灭亡就意味着转向下一个事件。共生过程中没有时间,每一瞬间都是崭新的,都是“现在”,共生创造出具体,产生宇宙万物。共生指每一种现实机遇之生成的活动,即多种共生统一为单一的现实机遇。人之经验的瞬间共生远比原子以下的基本粒子的共生要复杂得多。另外,过程又体现为享受,即领悟(prehension)和感受(feeling)。现在的机遇领悟和感受了先前的机遇,并对全部过去和未来开放。享受具有主观直接性。过程的每一单位都以享受为特征,这一陈述清楚表明,每一这样单位都有内在价值,即一种自在自为的内在实在,过程体现为享受。^[4]成为现实的也就是成为过程的,享受使自然的每一个体都具有领悟和感受能力,也就都具有主观性,都处在转变与共生之中,只不过享受的能力各不相同。领悟和感受、转变与共生这对新的“二元”不仅摧毁了现代世界二元论,也重新解读了世界“二元”的本质。

二 过程哲学视域中的人与自然

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们,主张消除现代性所设立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在摧毁、解构二元论的现代本质之后,彻底改变了世界形象。以“世界在神之中而神又在世界之中”的自然主义的万有在神论肯定自然的创造力,这是来自神与被创造物的共同的创造性。^[5]后现代主义解构了二元论之后,把二元论所强化分离出去的精神重新归还给自然,重新解读了世界“二元”的真实本质。摧毁、解构之后的建设,是建设性后现代的“建设”功绩。作为它的哲学基础,过程哲学以转变和共生揭示世界的新形象。

对于二元论的解构,过程哲学所推崇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提供了建设性的基础。过程哲学家科布就认为中国传统充满了当代世界所急需的一些根本性洞见。^[6]中国的阴阳理论就为后现代思想家所关注。美国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乔·霍兰德认为,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可能要算是男-女二极性之间的相互创造性了。自然界中性别的天然两极分化就是为了让它们创造,也就是去产生新的生命。没有这种两极性,自然界就不会产生出生命来,所有的一切都将归于永恒寂灭。后现代理想就是要将这种生物的两性创造特点扩展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去。^[7]女性象征等同于自然,把男性象征等同于超自然的精神超越。《周易》明确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说卦传”中论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国传统中的阴阳“二元”不仅绝非二元论的本意,而且是对它的一种摧毁。阴与阳才是世界的真正“二元”本质,每“一元”里都有着主观与客观的紧密结合,而不是二元论所说的主客观的绝对分离。这也从一

个方面说明了后现代为什么转向中国传统寻求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以其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维认识整体的自然,把人放在“天”与“地”的整体之中,而不是二元论的控制自然、掠夺自然的地位。

伴随着抨击宗教权威,破除宗教迷信,宣扬人文精神,科学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故事。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尊严价值以及权力都是传统伦理所关心的。科学技术也就成了关心和满足人的欲望的工具。“只有人类才有资格成为价值主体,因而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对人有直接的道德义务”^[8]。这才使人有恃无恐地利用科技向自然掠夺,奴役自然。自然在人的面前失去了神圣性。

后现代的过程哲学对于科学有着自己的建设性解读。科学都以自己的语言诉说着世界的本来面目的理解。二元论推崇理性,推崇科学,然而科学本身的发展以其对世界“二元”本质的真实反映,解构了二元论的基础。科学对世界的认识,无论是信息还是人的思维,或者是物质的组成,都反映了世界“二元”的本性;然而这是一种主体和客体、理性与物质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二元”,绝非二元论一相情愿的二元、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绝对分离的二元。

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证明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而原子是由带负电荷的电子和原子核组成的,电子系统与原子核系统这两个“二元”体系是原子物质组成的基础。原子核又是由带正电荷的质子组成的。在粒子加速器轰击试验中又发现了不带电荷的但有质量的中子。质子和中子这对“二元”是原子核的构成基础。

生命的奥秘由基因科技揭示的遗传与变异的二重性来解读,从基因的结构及其紧密相关的生物性状两方面均得以展开。基因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上一个个片段。DNA分子由大量核苷酸组成,核苷酸又由脱氧核糖、磷酸和四种碱基(嘌呤或嘧啶)组成。依照沃森、克里克的DNA分子结构的模型,DNA分子是由两条多核苷酸链盘成的双螺旋型结构,这是一个二元的体现。这种二元的体现不但绝非二元论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绝对分离的二元,相反却是精神或理性载体现实承载基础。那么,人和人的精神都从属于自然,掠夺自然、控制自然就是掠夺我们人类自己,造成的环境危机必然会引起我们人类生存的危机。

三 生态纪诠释地球共同体的未来

面对人类及地球共同体新生代终结的危机,过程哲学共同体的一员,生态纪之父、美国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Thomas Berry)提出即将来临的生态纪元是人类及地球共同体的未来。这是在地球的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再到生态纪元这一过程中,地球的地质——生命过程之必然。走向生态纪元是我们人类要承担的伟大工作。^[9]

从词源意义上讲,“生态纪”(Ecozoic)中的“生态”源于两个希腊词的组合:oikos含义是“家,房子”,zoikos含义是“动物,生物”。简单地说,“生态”就是“生命之家”。“生态纪”(Ecozoic)一词与“经济学”(Economics)和“生态学”(Ecology)的词根相同,“经济学”(Economics)是“家”的规则或标准,“生态

学”(Ecology)是“家”的逻辑。从地球的历史过程来说,“生态纪”(Ecozoic)是继地球的古生代(Paleozoic)、中生代(Mesozoic)、新生代(Cenozoic)之后的一个时代纪元。生态纪之父托马斯·柏励,把人类的历史放到一种综合的氛围去思考,把人类故事放到宇宙故事、地球故事里来理解,从而提出“生态纪”思想。

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生态纪思想提出了人类及地球共同体的未来。生态纪元,是宇宙过程之中、地球故事之下的我们的故事的继续。宇宙故事、地球故事、我们的故事,这是伟大的故事的三个构成。伟大的故事不会中断,生态纪将演绎出新的故事。在这个新故事里,走向生态纪是我们人类要承担的伟大工作。这是我们人类必须生而面对的、回避不了的伟大工作。

生态纪所解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宇宙的演化过程、地球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之中的背景下的关系,是一种地球共同体的关系。生态纪的深层理解需要放在宇宙过程之中。现代技术之下的全球危机,无论对于地球来说还是对人类来说,都是一场巨变。那么,巨变之下,人类和地球将走向何方?走向生态纪是必然的过程。生态纪的深层理解不仅需要理解生态纪本身,还需要在宇宙背景下理解人的可生存性,理解共同体的创造性。

现代科技使人类的行为产生了剧烈的影响,以至于地球共同体的健康和可持续生存维系于人类的决定、人类的行为。地球共同体处于“技术纪元”的困境之中。为了人的利益,现在的“技术纪元”把地球作为资源,而生态纪主要关心整个地球生态共同体的安宁。地球目前的困境需要我们从技术纪元转向生态纪元^[10]。

养育我们的地球上,仅仅是一个小球,飘在广袤的浩瀚宇宙中。我们人类都共同生活在这颗地球上,全人类及其地球共同体只有一个共同的家。人类帝国的历史在地球的地质——生命过程中也将永远成为过去的历史。每一个种族、

每一个体、每一个人、每一个妇女和儿童,还有每一种生物以及大地、泥土、水和空气都是地球共同体的成员,将和地球一起走向生态纪元的未来。生态纪元是西方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所提出的人类与地球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过程^[11]。这是地球地质——生命过程的必然。

【参 考 文 献】

- [1] Gregory James Moses. Process Relatidnal Ecological Theolog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OL]. <http://members.Optusnet.Com.au/gjmoses/ecoth12K.Htm>.
- [2] William Stegall. A Guide to A. N. Whitehead's Understanding of God and the Universe [J].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Spring 1995.
- [3] What is Process Thought [J/OL]. <http://www.ctr4process.org/Whatisprcs/Whatis.html>.
- [4] 小约翰·科布,大卫·格里芬.过程神学[M].曲跃厚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译序.
- [5] William Stegall. A Guide to A. N. Whitehead's Understanding of God and the Universe [J].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Spring 1995.
- [6] [美] J. B. 科布.怀特海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相关性[J].王盈,曲跃厚译.世界哲学,2003(1):26-30.
- [7] 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77.
- [8] 韩跃红,张云莲.可持续发展伦理能够取代生态伦理学吗[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0).
- [9] 李世雁.走向生态纪元[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224.
- [10] Call for Ecozoic Society [J]. CES: Fundamental Essays, 2003 - 01 - 12.
- [11] 托马斯·柏励.“生态纪元”[J].李世雁译.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11):11.

(责任编辑 董 华)

书 讯

2005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付世侠、罗玲玲二位教授新著《建构科技团体创造力评估模型》,此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该著作依据创造心理学范式,从微观视角,以规模较小且组织相对紧密的科研课题组为对象,侧重从课题组成员内在心理因素、团体组织因素,特别是团体环境氛围因素的互动关系中,揭示了科技团体创造力的多因素结构特点及其动力机制,进而建构了一个描述科技团体创造力的探索性概念模型。通过建模,该著作在理论上对团体创造力、团体认知风格、团体创造氛围的构成机理和作用作了深入探索和辨析;在实证方向,运用创造力检测与深度访谈等心理学方法进行了较大样本的调研,并利用先进的统计软件对所收集数据做了精细的统计分析。